

今天發生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，那就是右邊的同學遺失了她媽媽的遺物。那是一條吊墜，吊墜裏有一幅照片，照片上是她和她媽媽，她爸爸在她四歲時已離棄她們倆，所以這張照片中並沒有她的爸爸。

辦公室的桌子上有毛筆、鋼筆，左邊有一張照片，照片中有兩個女子，一個大概三十五到四十五歲，另一個還是小孩。這房間十分大，兩旁也有很多書。

校長開門請我的母親進來，媽媽坐在我的旁邊。

「不如你乾脆承認是你幹的。」校長細語。

「我沒有。不要把以前的我跟現在的我比較。」

「哈！你還記得以前嗎？盜竊、打架、打老師、曠課。」校長說。

「你說！到底發生甚麼事？」媽媽轉個頭望着我，很激動。

「你的兒子又再偷東西。」校長看起來很憤怒。

媽媽竟然百份百相信校長的話，離開了校長室，在操場還繼續罵我。連老師都怕的我，竟然被同學看見這情景。這真是糗得很。

稍早班主任課時，坐在我右邊的珍秀一直在哭，口裏好像在叨唸着什麼。我隱約聽到「母親……我的吊墜」。

同學都來圍住她，老師來了連忙帶她離開課室，問她究竟發生甚麼事。那課就改為自修課了。

週會。校長在訓話，說了一會兒，說到親人，又問同學有甚麼親人。時間差不多了，他問同學有甚麼問題，一個好奇的小孩就問校長有甚麼親人。

校長一向都不提他的親人和家庭，傳聞他好像結了

婚，不過妻子好像去世了。他一直回避這問題，最後都沒有回答。

這是今天第二次來到校長室，一進去，就看見校長急忙地把一樣東西收起來，之後校長向我說。

「你不如承認吧！你現在承認是你偷的？我可暫且不懲罰你。」

「……」我沒回話。

「我的建議你的媽媽已知道了，就這樣說了算。現在上課吧！」校長說。

小息時，校長匆匆地離開學校，誰知匆忙之下，他竟然掉了一個吊墜。我走過去，吊墜的外殼閃耀着，昏眩了我的視線。我把手擋在額前，擋住它的光芒。

我撿起吊墜，猶疑了一會兒，打開吊墜，是珍秀的照片。我終於知道小偷是誰。

我慢慢走到校長的面前，拎着那吊墜在校長面前晃來晃去。有一滴冷汗從他的額角滲出來。他的神情變得僵硬。這時有隻烏鴉飛過，熾熱的陽光燒焦了烏鴉的翅膀，烏鴉由天上掉下來。

校長是珍秀的父親，他一直在找他的女兒。他想盡辦法，請私家偵探，貼尋人啟示，開辦學校，希望遇見他的女兒。最近，他查看學生資料時，發現有個和他的女兒名字相同的學生，就向同學打聽，知道她有這樣的一個吊墜，就叫同學幫他偷回來。當他看見吊墜裏的照片，就更加肯定。

死定了，我常常欺負、戲弄珍秀，希望校長不會趕我出校，因為我已有幾個缺點、兩個小過、一個大過。今次死定了，死定了。

## 老師的話

萬瑋洛的這個故事結局出人意料，令人讀得很開心。希望你繼續努力。

